

「不管草再長，只要你踏過，就會有一條路的痕跡；

後面的人，就會找到回『家』的路……」

這是一群退伍老兵的故事。

自金門退役的鐘貫升，在當兵期間結識了許多摯友，也有著許多酸甜苦辣的回憶。隨著金門駐軍逐漸縮編，許多據點也漸漸荒廢，牆壁斑駁脫落、草比人高，看來有些淒涼。鐘貫升不忍當初服役過的據點如此凋零，便號召同袍一起回到金門，整理這座屬於他們曾經的「家」。

●金門戰地服役艱辛 結識同袍摯友

當兵，永遠是男人聊不完的話題。不管是本島、外島，抑或是陸、海、空軍、憲兵，那段由民轉軍的入伍訓練，以及參與過的大小演習，總是會讓人留下刻骨銘心的記憶。尤其是兩岸仍在高度對峙時期的金門前線，駐軍最多的時候，將近 10 萬人；由於當地民眾受到戰地政務的規範，均須納入民防組織，毋須服兵役，可想而知，這些「阿兵哥」就是來自本島——「臺灣」，鐘貫升就是其中之一。

在當年只能搭乘軍艦到金門服役的年代，剛受完新兵訓練的戰士，帶著忐忑的心情，登上艦艇橫渡險惡的「黑水溝」臺灣海峽；在這段

航程裡，最怕遇到的就是惡劣海象，尤其是在東北季風吹拂時，劇烈搖晃的船身，別說新兵，連老海軍恐怕也都很難不暈船。歷經數小時的航行、頭暈目眩之際，甫踏上金門的他們，原想大吸一口氣，緩解暈船的不適，但眼前迎面而來的，竟是接駁他們的「老鳥」，這群學長面露見獵心喜的表情，這種彷彿再下一層地獄的感覺，即便是經過數十載，依然難以忘記。

隨著老兵的步伐來到靠海的據點，這裡就是未來數百個日子裡，將安身立命的處所。外觀看似與一般平房無異的據點，走進大門後，印入眼簾的是數條陰暗的廊道，僅有蠟燭的微微火光照亮，一明一滅，宛如電影情節般地場景，不禁令人打了個冷顫。其實這是埋藏在地底下的據點坑道，穿過這漆黑的走道後，盡頭處就是碉堡。有些碉堡放置的是戰車，有些則是火砲或戰防砲，這些都是確保據點安全的重要「夥伴」。

經過一天的疲憊，好不容易安排好床位，稍事盥洗、準備入睡之際，卻忽然聽見槍砲聲從寧靜的黑夜中乍響，初來乍到的新兵都嚇得花容失色，心想：「該不會要打仗了吧！」就在準備起身之際，老兵才不疾不徐的告訴他們，「這是在驅趕老共的漁船，以後你們每天都會聽到，別緊張」，不安的心情才頓時平復，但卻再也睡不著覺了，就這樣睜著眼到天明。

以上這些場景不是虛構故事，而是真真切切、發生在鐘貫升身上

的真實事例，事實上，也是每位在金門服役過的人，所擁有的共同記憶。尤其對一位剛成年的男子而言，離開家庭的舒適圈，遠赴外島當兵，又面對如此高張力的環境，有誰能不想家，但無盡的思念，也只能隔著臺灣海峽遙想家人的樣貌，淚水就這麼不爭氣的從眼眶流下，唯一可以傾訴的對象，就是朝夕相處的「同梯」弟兄。因此，即便經過數十載，曾經一起當兵的這群同袍仍然感情如昔，因為他們總是說：「因為一起走過那段艱辛歲月，彼此相互扶持、提攜，友情更是堅定不移。」

但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化，兩岸情勢逐漸和緩，國防政策也有所轉變，在「精簡常備、廣儲後備」的政策指導下，外島兵力漸次縮編，許多沿岸哨所也被裁撤，RC 建築的碉堡、據點不敵海風日夜吹拂，出現了斑駁、剝落，機槍射口旁那幾行「看不到不打、打不到不打、瞄不到不打」的紅色字句，也蒙上了厚厚一層灰，據點完全失去了它原有的樣貌。

退役後，一直對金門有著深厚情感的鐘貫升，常常回到自己曾經服役過的據點，回憶當年的點點滴滴，但看見據點如此的斑駁，心有不忍，他便號召當年曾經一起在這當過兵的同袍，每年利用數天的時間，一起返回這兒整理屬於他們的「家」。107 年 5 月 7 日這一天，正好是他們邀約重返據點的日子，也在因緣際會下，讓人可以一窺當年據點的樣貌，以及服役的點點滴滴。

●把據點當「家」 攜手回復原有樣貌

「立正，敬禮」，5月7日的金門峰上據點，來了穿著黑衣、背後印著「虎軍」的幾位中年男子，熟練的攀上據點頂端，以標準的敬禮姿勢，向飄揚的國旗行舉手禮。他們是曾經在這裡服役過的老兵，每年都會相約回到金門，整理曾經屬於他們共同的「家」。

「抓鬼」，鐘貫升的綽號，聽來有些令人生畏，但本人卻出奇的友善，完全與這個暱稱搭不上邊。鐘貫升笑說，年輕時長的又黑又醜，加上自己姓鐘，人家就叫他「鍾馗」，但久了覺得不順口，且認為鍾馗在民間信仰中能鎮宅驅魔，因此就改叫他「抓鬼」（臺語），這一叫就是將近30年。

鐘貫升服役的單位，是已經裁撤的金門319師956旅5營2連，駐地就是位於金門東南方的「峰上據點（編號：E-065）」，隔著海可遠眺4千多公尺外的北碇島，而這處據點，就是他口中的「家」。

鐘貫升有多麼喜愛這個地方？他在退伍後、據點尚未裁撤前，由於尚有駐軍，不得隨意進入，便數次從海岸邊的樹林小徑偷偷摸摸回到這兒，遠眺刻著「固若金湯」四個大字的石碑。說到這種石碑，曾經是戰地的金門可說是到處都有，上面雋刻著各式反共標語，到底有甚麼吸引力，讓他念念不忘？鐘貫升說，因為這座石碑就在據點旁，

高聳挺立，是單位的精神象徵，尤其在收假回來的路途中，遠遠看到它，就知道離家不遠了。

言談中，開口閉口都稱據點是自己的「家」，便不難想見，鐘貫升對這兒的感情有多麼深厚。而隨著據點裁撤，在海風的吹拂下，牆壁的油漆逐漸斑駁、脫落，四周雜草的高度也快要及腰，宛如一座廢墟；這些景象看在鐘貫升眼裡，是那麼的刺痛、心疼又不捨，於是他便號召「同梯」好友，在民國 103 年 10 月首次回到這座據點，為它找回原有的容貌。這天與他隨行的，還有當時擔任連長的許國威，以及通信兵劉萬熙。住在臺灣的他們，雖然分散在不同縣市，但每到要返回金門的這一天，他們清早便會到機場搭機，再到尚義機場會合後，一同搭車回到熟習的老家。

每次回家的第一件事，不是拿掃把，也不是「走灶腳」，而是拿起一面新的國旗，走到據點的頂端，把已經破碎的旗幟換下。向國旗行完禮後，劉萬熙舉起旗桿，一邊拆解旗子、一邊急忙解釋，「由於據點海風強勁，新的旗幟沒多久就會褪色碎裂，尤其是冬天東北季風吹拂時，更是壞得快」，深怕別人誤會他們對國旗的不敬。換上新的旗幟後，再把旗杆豎上，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再度迎風飄揚，這些老兵才放下心，開始打掃據點。

即便退伍至今將近 30 年，這群老兵彼此之間還是有「隱形」的階級存在，最高階的，莫過於連長許國威上尉，依序是下士鐘貫升、

上兵劉萬熙，但這裡存在的階級早已沒有長官、部屬之間的隔閡，而是一種親切感，讓人彷彿回到民國 80 年，那段仍在服役的青春歲月。

●少年孤苦無依 同袍成為傾訴對象

事實上，近年來已有許多退役老兵自願回到金門，著手修復他們當年所駐紮的軍事據點，鐘貫升只是其中之一，這中間的重要推手，則是金門戰地史蹟學會。該學會理事長陳自強，這一天也到峰上據點，與這群老兵敘敘舊。「金門過去與東西柏林圍牆、板門店並稱世界三大冷戰點，戰地史蹟向來就是金門最大的觀光賣點，可惜已經很少人會重視了」，陳自強說來有點感慨，不捨很多軍事據點已經遭到破壞，歷史也逐漸被人淡忘。

陳自強指出，回顧民國 70、80 年代，當時兩岸仍保有高度的軍事對峙，金門、馬祖前線相對緊張，每位到島上服役的官兵，第一件事就是「寫遺書」，一封制式的遺書由輔導長保管，其他兩封則是寫給家人，對一位 18、19 歲的少年來說，他們心裡完全沒有任何準備，就得面臨生死存亡，那種百感交集的憂愁，沒有到過前線的人絕對很難體會。

至於最近一次最有可能爆發戰爭的時間點，就是 1996 年所發生的臺海飛彈危機。陳自強回憶，當年情報顯示，中共軍隊已在沿岸集

結，很有可能對我國發動戰事，當時人在金門的他，就親眼見證守軍官兵 24 小時全副武裝待命，不僅睡覺時要把步槍放在身旁，連子彈都配發到個人；走在金門街上的公共電話亭，如果看到阿兵哥在打電話，幾乎每個人都是在向家人道別，兩行淚水更是止不住地往臉頰兩旁流下；「這種情形說給現在的年輕一輩聽，大概沒有幾個人會相信了」，陳自強說。

至於當年服役的老兵，為何到現在都能維持那麼好的情誼？陳自強說，「就是生死與共的伙伴」，18、19 歲的少年對於外面社會都還不甚了解的時候，就因為服役的因素，被迫提早成長，他們離開原生家庭，必須學會獨立，還要面對高張力的服役環境；就算想要與家人訴苦，寫封信往返最快也要 14 天，因此唯一可以傾訴的對象，就是身邊的同袍，正因為如此，感情才會特別好，幾十年過去，還是像家人般熟悉。

鐘貫升也說，「因為當年一起苦過，所以感情才愈好。」即便連長許國威對於部隊的訓練是出了名的嚴格，在各項訓練成績上也都相當優異，讓單位一直有著「小精誠連」的封號，但也因為大家一起訓練、流汗，同甘共苦，才更珍惜這段友誼。

●夜半打水鬼 差點釀大禍

男人聚在一塊，就是聊當兵，這群老兵更是不用說了，談起當兵的過往，幾天幾夜也道不盡。但要說至今仍記憶猶新的，便是對岸的「水鬼」夜半上岸了。

鐘貫升回憶，每年的3、9月，是中共蛙人結訓的時間，依照當時的慣例，他們必須暗夜摸黑以泳渡方式到金門沿岸，拿回一樣屬於中華民國的東西回去單位才能結訓；由於當時我國的海龍蛙兵也是如此，因此兩邊都有默契，會在沿岸放置一些鳳梨罐頭、香菸盒，或一些印有國旗的東西，好讓「水鬼」們拿完就回去交差，彼此不相衝突，相安無事。

但當時年輕氣盛的他們，心裡可不這麼想。「這裡不是公園，不是你想來就來，想走就走的」，鐘貫升說，受到當時國際情勢與愛國心的影響，他們對共軍嫉惡如仇，恨不得能夠與他們一決高下，但也差點因為這樣，出了大事。

那天晚上正好是鐘貫升擔任安全士官，他接到衛哨兵的回報，在岸邊看見頭燈一明一滅，疑似水鬼出沒，鐘貫升一面向上級報告，另一邊下令射擊；當晚劉萬熙正好在總機值班，接起電話後聽到電話一頭的鐘貫升語無倫次、說得又快又急，他第一直覺就問：「是不是水鬼上岸了？」只聽到另一頭傳來急促的聲音說：「對啦、對啦！」叩的一聲，話筒還沒來得及掛上，沒多久就聽到另一頭槍聲大作。

其實在那個時期，在金門發現水鬼是經常碰到的事，也有規定的處理機制，就是回報上級後，可以開槍示警驅離，但以不傷到對方為原則，避免引發不必要的衝突。就在水鬼離開後，鐘貫升與衛哨走到沿岸，發現他們因倉皇離開，用來泳渡的兩顆排球還遺留岸邊，上面並印有「中国」兩字；但更讓他們吃驚的，是球上還留有未乾的紅色血跡，他們兩眼相對，臉色頓時鐵青、腦袋也一片空白，想說完了，這次真的不小心誤傷了對方。

就在這件事情發生後的連續3晚，中共半夜以漁船橫渡北碇水道，讓戍守據點的他們整夜不得安寧，也因為這起事件，讓當時的防衛部還加派了一個連的兵力來協助鎮守，所幸衝突沒有持續擴大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。雖然現在回想起這件事，鐘貫升與劉萬熙都還能談笑以對，但在當時可讓他們笑不出來，因為這很有可能就是引起一場小規模衝突的起點。

許國威也補充說，為避免共軍藉機滲透，只要沿岸有漁船經過，依規定就是要實施驅離，方式包括以步槍、機槍或六〇迫砲，瞄準船隻前、後10公尺外的地方實施射擊，「這種做法只是要他們趕快離開，且絕不能傷到對方」，是一直都有的規定。

說到這，鐘貫升似乎突然想起什麼重要的事忘了做，轉身快步地走到據點內。只見他在一張桌子前彎下身，拾起筆在紙上書寫。他說，這是簽到簿，因為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，很難到齊，因此只要有回來這據點，都要簽到一下。

簽完名後，鐘貫升指著前方熟悉的寢室、軍械室，以及暗到伸手不見五指的坑道說，在第一天報到時，晚上睡覺就聽到槍、砲聲不斷，他心想：「該不會是要打仗了！」但身旁的學長老神在在的回他說：「不要擔心，這種情況你以後會常常遇到。」

接著一行人以手機微弱的燈光，手摸牆壁走進黑暗的坑道內，但在前頭的鐘貫升腳步飛快，似乎矇著眼也能找到路，讓人更加肯定，這裡就是他的家。坑道的盡頭是一處碉堡，負責監視北碇航道，天氣晴朗時可清楚遠眺北碇島。由於北碇距金門最近也有4千多公尺，支援與補給不易，一旦碰到戰事，就必須獨力應戰，直到最後一兵一卒。

據鐘貫升轉述，曾在北碇島服役的包姓好友曾跟他說，當年服役必須背誦金門防區的幾處座標，主要是在戰時，提供砲兵作為砲擊定位之用；而他們最不想記的，「就是自己的座標」，因為一旦要求我軍砲擊北碇，就代表防區已經失守，「要與陣地共存亡了。」

隨著時間接近中午，據點的整理也暫告一段落，原以為要準備休息、吃午餐的他們卻說，「我們還要到其它據點，去換國旗呢！」在這

群人心中，即便無法將每個據點都維護好，但最少也要讓這面國旗飄揚天際，讓後面想回到這兒的老兵，有個指引的方向。

儘管一人之力有限，但鐘貫升多年來仍盡其所能的，踏上金門的每處廢棄據點，因為他始終相信：「不管草再長，只要你踏過，就會有一條路的痕跡，後面的人，就會找到回『家』的路。」